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 3

魔杖

[美] 罗伯特·库弗 著 李自修 钱 青 等译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

3

魔杖

[美] 罗伯特·库弗 著

李自修 钱 青 等译

赵毅衡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97-177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杖/(美)库弗著;李自修等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12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3)

ISBN 7-5063-1315-4

I. 魔… II. ①库…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200 号

魔 杖

作者: 罗伯特·库弗

译者: 李自修 钱 青等

责任编辑: 朱珩青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光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9.7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15-4/I·1303

定价: 14.2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关于罗伯特·库弗

(Robert Coover, 1932——)

库弗在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地位，现在已相当确定了。但他不是像巴塞尔姆和巴思那样轰动性地成功的。他前进的步子稳健，一部比另一部更使评界刮目相看。在名家如林的后现代文坛，库弗有他的独特贡献。

库弗的父亲是地方报纸编辑，这给库弗的作品一种社会性关切。一九五三年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库弗在海军服役四年，退役时已决定从事写作。一九六五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以研究西班牙文学获硕士学位。次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布鲁诺教派之由来》(The Origin of the Brunists)。小说的雏形是一部描写煤矿失事及其社会后果的现实主义小说，但库弗越写离原设想越远，最后写成了一部高度实验性的后现代式小说：在一次矿井爆炸中死亡了九十七人，唯一的幸存者，一位青年诗人，相信得到天启，进而成立教派，崇拜的象征是一只白鸟。而大众传媒报纸的大肆渲染把这新

起的宗教商业化了。

库弗的第二部小说常被评为“后现代之小说”的一个典范例子。环球垒球联合会公司主持人J·亨利·沃写一个孤独的小人物，一个会计；每晚在厨房桌上用骰子设计了复杂的棒球联赛，并让他梦中的棒球明星取得辉煌的成功和女人的青睐。扮演上帝，使他自己死气沉沉的生活也同化了进去，他自己也感到了名声赫赫的幸福。

一九七一年库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集《符点与旋律》(Pricksongs and Descants)。书名中译似很严肃，英文却是一个“晕”玩笑。我们这本书所选的三篇作品均出自此书。库弗的短篇风格多样，似乎有意借短篇机会做各种试验。

库弗迄今为至的最佳作《当众焚烧》(The Public Burning)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其实稿子早几年已写毕，只是作品中政界人物真名出场得过多而拖延了出版叙述者是五十年代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品写的是罗森堡夫妇间谍案。小说关心的是历史，神话，各种主义的形成过程与操作方式。而且书中用了戏剧、歌剧、拼贴、剪辑、笑剧、闹剧等各种手法。有评者称之为当代作家重新创作《尤利西斯》的比较成功的努力。

自一九七六年起，库弗在布朗大学长期任住校作家，发表了不少中篇小说，试验了许多新形式，例如仿电影剧本（不是真用作电影剧本）。其中比较成功的有《打仆女的屁股》(Spanking the Maid)等。一九八五年库弗曾来华访问。

编 者

《魔杖》目录

关于罗伯特·库弗·····	(1)
门 (某种前奏曲) ·····	(1)
魔 杖 ·····	(9)
套上锁链的莫里斯 ·····	(41)
姜饼屋 ·····	(59)
训诫小说七篇	
题头敬献给塞万提斯先生 ·····	(76)
1. 委员会游戏 ·····	(80)
2. 书 签 ·····	(91)
3. 兄 弟 ·····	(96)
4. 火车站 ·····	(104)
5. 克里死了 ·····	(112)
6. J 的婚姻 ·····	(122)
7. 漂泊者 ·····	(132)
电 梯·····	(139)
瘦男人和胖女人的罗曼史·····	(154)

昆比与奥拉，斯威德与卡尔·····	(168)
敏感的透镜	
1. “冬季”之一景·····	(189)
2. 萨马涅戈的挤奶姑娘·····	(197)
3. 麻疯病人的太阳·····	(203)
平常事故·····	(208)
保 姆·····	(235)
帽子魔术·····	(276)
罗伯特·库弗谈他的创作·····	(290)

门（某种前奏曲）

李自修 译

让杰克变成了巨人，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他家的房子让他这个孩子翻箱倒柜搜索了一遍。是啊，他弄撒了蚕豆，爬到自己绿色蚕豆的杆茎上面去，把老汉普迪翻身推下来，结果，到了很久以后的今天才知道，那老头儿出于精明，也许希望这个样子的。

他一下子转过身去，一边唱着歌，来保持步伐的平稳。他砍倒了那些硬木树，然而心里却极为明白，自己在真正干什么，那边出了什么事或者就要出什么事，明白心中的那吃人妖魔不想离开，不想不管她的事。而且，你瞧，今天他也偏偏挑中了那些小树，发现了自己正在那样做，天哪。是嫉妒，仅仅是嫉妒吗？对你来说，老伙计，那所有的欢乐和恐惧都已烟消云散，永远不再出现，感到遗憾吗？而现在，见他的鬼。

然而，不是，这不是嫉妒，她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哇。

而且还只是个孩子。

他一下子转过身去，一条筋腱啪地挣断了，那棵树倾斜着，劈劈啪啪摔倒在地上，发出了巨大喘息和撞击声。他决定把它砍成一英寸长的圆木。

而且，听着，他祝愿她享受到这种欢乐，是的，他祝愿，如果不是世上所有人的话，那么也是他们两人为这件事感到欢乐。这他告诉过她，他曾经要求她热爱生活，而这是事情的一部分，事情的好大部分。疯狂地沿着自己蚕豆梗来来回回的巡行，使他懂得了这么多。不过，他喜欢看 he 哈哈大笑，喜欢注视她带着笑意所流露出来的惊奇，不过，喏，他对那种恐惧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望见树上挂着一个鸟巢。里面长满斑点的淡色鸟蛋，在地上散乱狼藉，除了一只鸟蛋之外，其余的全都破碎了。他死盯着破碎的鸟蛋，摘下帽子，擦着后颈上的汗水。然而，他对鸟蛋能够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

于是，他害怕起来。替她害怕。也替自己害怕。因为，他给了她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自然是片断的看法，并没有通盘深思熟虑过，她倾听着，他讲述着，而且，由于她的欢乐和自己的爱情，自己那懦弱而孤独的爱情，他忽略了恐惧。他觉察出了这种血统，这没错，可他管它叫精髓。而当她与这种血统遭遇的时候，又发现自己孤孤单单，陷入重围，那么接下来又怎么样了呢？他想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么回事，提心吊胆而又咬牙切齿。他记起，那个年纪大的巨人在天堂里呆过，下流胚的杂种！

他怒气冲冲，转过身去面对那棵伐倒的树，由于倒地的撞击，他浑身上下都震荡起来，见到生命这么顽强抵抗，

他怒火中烧。受苦难的人们。爱情。坚持下去。真他妈的一团糟。

在那边有他的老母亲，经受住了持续的时间，宁肯腐烂，也不愿意湮没无闻，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为疯狂的意志所迷惑，无知无觉而又毫不让步。他对她不满吗？对啦，不满。他们都到了那边去，毫无希望地让有知觉的生命，生化为莫名其妙的空虚，漫不经心地付出了他们的肚腹、乳房和力量，然而，渗入腐败的无用之中，哼着旧时的歌谣、古老的谎言，绽开无牙的嘴巴，露出了令人狂怒的笑容。

而更加糟糕的是，她能够害怕，他的女儿，她能够痛恨。为了拯救，使她免于死，他愿心甘情愿地去死，让她带着全部恐惧活下去，只要他能叫她免于死去的话。然而，不行，他寻思着，想到世上死去的人和他们全部被忘却的渴望，你无法那么轻易地做到这一点，老伙计，只有国王才能死而复生，而国王也统统离去了。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不再砍树。是的，有一阵拍击声，他听见了。也许就在今天。也许就在最近的时候。他把斧头倚在伐倒的树上，焦急不安地转身望着那座小屋。他想起了那句古老的套语：让肠胃塞满石头。

不过，等一等吧。这是迟早都必然发生的，是不是？她迟早会明白一切的，明白他说了谎。他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根本没有怪物，没有狼群或者女巫，而有的，真他妈的，有，有。而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一个现在就控制了他，让他抓起斧子，在他两腿分开的地方，仪式般地控了控，然后又干起活来，同时，还以一种怪诞反常的韧性，让他哈哈大笑……

因此祝福我吧我正在沉思古老的年代那时美德就是他自己的所谓奖赏而且还另外获得了一枚嵌满宝石的饰钉撑起了那些粘糊糊散发着霉味床单像我说的那样在我有四根帐杆的古老床铺上一度敷演出了充满血腥和佳丽的场景而这场景也在床上消逝了，在下流的日子这张床对于一个年老的情妇可能是漂亮的铺好木条的邀请而在这个糟糕的日子里却可能在四个帐杆之间仓促建起几堵墙来把我困在里面上帝保佑而且我不知道我的糖果都在哪里？我愿意坚持到底吗？那个讨厌的孩子在哪儿？为了消磨讨厌的时光撰写一小段优美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关于所蒙受的那些震衰言辞的回忆录倒不如说是关于我以自己抚摸鸭颈亲吻蛤蟆和蜥蜴的一厢情愿的方式在别的什么世界上我可能拥有的东西的那些旧时的疯狂梦境的回忆录

哦我明白她为什么迟到了你告诫她却没用我知道是谁用自己那死亡—女—阴—阳根的歌声蛊惑了她迷茫的耳朵难道我不是听到了所有这些歌曲我的上帝也闻到了他唱歌那灼人的气息吗？是的我认识他瞧得见他这会儿正舐着自己那毛茸茸的黑腮帮子用恐惧和欲望谱写复调乐曲低声唱着源于灾难的牧歌哼着宗教仪式的节目是的我非常了解他而且我对她说了然而奶奶她说奶奶你不明白时代不同了有一整套新的

不明白！她以为自己在扭谁的鼻子那头小母牛？她阴阜上长出一撮新的茸毛来两个小奶子里流出一滴汁液来于是她快活地走到她那没有森林和奇观的世界里去脸上挂着愚蠢的笑容裙子掀到耳朵周围今天我要教给她一个秘诀一定教给她如果不是已经太晚了的话可是如果太晚了那又怎么样呢？

哼！让她掂起脚跟经受变化和单调在她掉下来的内裤上绊倒几回看她敢不回到老奶奶身边上帝保佑我用口哨吹起别的曲调来！不明白！哈哈！难道我不是那个嫁给野兽的老美人吗？

不错我熟悉所有古老的传说我熟悉而且爱上了这些传说凡是听到这些传说的人有谁不爱他们呢？难道不是美人出了什么毛病吗爸爸？我姐妹们总是问她到处追赶蛤蟆乌鸦和散发臭味的生灵不是有点奇怪吗？但是我做了一个梦而爸爸会因此感到不自在的不过他要不是守旧的话就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得尊重我的梦境甚至在我找到了一只野兽之处还为我婚姻祝福哩

只是我那野兽多嗜也没变成王子

然而奶奶这可是新的一代人！哈哈！孩子我给你举出无数世代的人好像流云那样倏忽仿佛田鼠一样肥硕！别再跟我讲什么复活者和生育占卜者的启示！什么净化了不可思议和厌恶恶臭的除去臭味土地上的游民歌谣也不要给我唱！因为我跟我那怪物我的爱交了尾听见他事后舐着硬糖

还有那篮子糖果？是你在路上吗我的亲爱的？因为我的需求很大我的睿智满溢而你自己的时辰却近在咫尺

因为你听我说我对他那狗一般的臭味已经忍受了一生直到我确实觉得没有那种臭味自己就活不了还有孩子他那鼾声能把死人唤醒虽说现在我在安静中不能睡觉不错而且我跟他一块在炖锅里乱抓乱摸还停下脚步盯着他在人行道和海滩上在熙熙攘攘的公园和私人客厅里当着人们的面

屙出一两块粪块而且孙女他那快速的粗大鸡八的鲁莽把我都撑破了十分疼痛接着我还在痒痒流血便瞅见他随随便便跳到别的母狗身上而且眼看着自己的美艳日渐消褪我的爱可仍然没有变成王子没有变成王子而你依然怀疑我不能理解？我爱过他我的孩子毕竟爱过那个该死的野兽

是的是的我听见你正在敲门走进来！快一点！给我带糖果来！因为我有面纱需要揭开有故事需要讲述……

情况出现了某种改变。她站在小屋门口，一动不动。脚步踟蹰着。觉得遭到了遗弃，成了孤儿，而又让了给发现了。路旁花丛里，蜜蜂不屈不挠地嗡嗡叫着。阳光一刻不停地，几乎以一种紧迫的静谧，照射在白色檐板上。是怎么回事？哈哈！头一件是门给打了开来。

是啊，她到这里来好多好多年了，仿佛没完没了似的，每年都来不少次，总是出于同一个理由，如果这就是理由的话，出于一个理由，而且，她总是犹犹豫豫：由于什么模糊的记忆——？不，不是——门总是给关着。

喏，那又怎么样呢？她从门口退了回来，一种释然的情绪传遍全身，还有一种焦虑。这十分奇怪。那扇门。然而，除此之外，情况似乎差不多；那阳光中泛着白光的小屋，那精心整饬，陇壑整齐的花园，以及花园那边那存放种花工具的小棚，还有在不大伞形屋顶下吊着水桶的老井，水桶已经干裂，自然毫无用处，但大半还像它往常那副样子，最后还有距小屋不远的那片树林。即便是这会儿，也能听到伐木人斧头那砰！砰！砰的声音，有条不紊、不慌不忙而又庄严

肃穆，虽然压得很低，但依然清晰可闻。这仅仅是因了那扇门敞开着。

然而，等一下！她蹙起眉头，把篮子抓在身边，朝周围望了一眼。那日头，跟以往一样的日头，今天不是更热、更亮一些，它不是好像停在那里，奇怪地、死一般地一动不动吗？那小屋的边沿不是更醒目，葡萄藤蔓不是更难以捉摸地攀在檐板上，空气不知怎么回事，满是蜘蛛吗？她战栗起来。老井中突如其来地似乎掩藏着别的水井，花园也诉说着一个奇异的、无法想像的花园。连伐木者斧头那友善的、铿锵有致的砰砰声，今天不也是离得太近，任性地执拗于它的坚定不变吗？

古老的故事在她内心涌现出来，仿佛是老太婆糊里糊涂的恐惧、残忍复杂的形像汇集到了一起。那些形像长着闪光的牙齿和可怖的眼睛，是从太阳的黑夜隧道里出现的幽灵，来吞噬她的童年——恐惧之中，她冲动地伸手去抓门把，门把在眩目阳光中闪出黄铜的光泽。她迟疑着。门外又怎样呢？门把在她把握之中发热，于是她重新知道了呼吸和行动。她紧盯着锁孔，恍然大悟：那不是她。不是。许多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敞开的门告诉了她许多。

她听着伐木者从容抡起斧头的声音。在树林里。是的，见过一面，她想到这点微笑起来，想起了他的毕恭毕敬，当时他吃了一惊，不过不再吃惊了。一次见面和一次露面。是的，她一向都明白。而且她不知怎么一来明白了，这种明白减轻了自己的痛苦。她冲着手里抓着的篮子的嘲弄，淡淡一笑。不错，这可能大有收获，这已经十分明显。是一场煞费

苦心的游戏，用面具和诗歌装点着，是传说中鸽子和花草的集结。干嘛不是呢？当他那好奇而谄媚的欲望持续着的时候，她自己完全利用这种欲望。即使在太阳突然挣断纽带，颠簸向西，把她推出门槛时，她仍然意识到，虽说这是一场一旦卷入便永远不返的喜剧，但它仍然具有自己的令人惊诧之处和自己的揣测，自己的城楼和密室，甚至具有更多的甬路，花园和大门。

在屋内，她感到背后这种场景红色斗篷般地从肩头滑落下去，所直接带来的压抑。留下来的只是伐木者斧头的沉闷敲击声，而且，即使连这种声音，她也能在身后把门关牢，插上门栓，而最终使之趋于沉寂。

魔 杖

李自修 译

我在岛上闲逛，创造着这个岛子。我给它造出一轮太阳以及树木：有松树、桦树、山茱萸和枫树什么的，并且叫海水拍打着它那给人遗弃的海滨上的卵石。不仅仅是这样，我还淤积出了影子和潮湿，编织出了蜘蛛网，散布了废墟。是的，散布了废墟。又建造了一座房子，建造了客人的客舍、游艇停泊场和船坞。还建造了露台、更衣室，甚至建造了一座瞭望塔。里面都空空洞洞，窗户破败，而且上面刻着我的亲笔签名。我又让炎热正午的寂静凌驾在岛子上，那是一种令人难以负荷的深沉的岑寂。然而，不论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这里的这个隐避的小小湖湾，座落在以前的看守人小屋的正下方，离那个大游艇停泊场不远，也许原来拥有自己的一排排船坞，用来保护船只，让他们不至于碰到沿岸的巨大礁

石。起码说来，那堆垃圾，那在海湾一头堆积如山的瘦骨嶙峋的灰色木板，能够说明这一点。不过，除了这些木板以外，现在的湖湾仅仅是一片湖湾而已，湖水很浅，水底布满了礁石、罐头盒和瓶子。各色细小得像指甲一般的银色小鱼，弄得水底朦胧模糊，平静的水面上，笼罩着蜻蜓，飞来飞去。小船马达的刺耳轰鸣声——唔，是的，确实有一只小船正在靠拢过来，离开湖面，驶进了这个小小的湖湾——在沿着湖湾划出长长的一条微曲的弧线，擦着湖底，轻轻滑向一个铺满卵石的浅水角落时，突然安静下来。船上坐着两个姑娘。



在通往第一所客舍的小路附近，有一根熟铁制成的铁杖深深掩藏在草丛里。铁杖长长的，细细的，上面有一个精雕细刻的手柄，锈迹斑斑，变成了桔红的颜色。遮掩着它的不是树荫，而是周围长疯了杂草。是我把它放在那里的。



人们丢弃这个岛子时给留下来的看守人的儿子，这会儿一丝不挂，正趴在俯视着湖湾而又满是荆棘的树林旁边。当小船擦着水底停下，两个姑娘站起身来时，他眺望着，一边搔着身上，一边又疾步穿过树林和丛林，朝客舍奔过来。



那个穿着金黄色紧身裤子和褶边衬衣，围一条丝织围巾、打扮得一本精装书般入时的姑娘，站着朝前探探身子，迟疑之